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號

崇基校友

Chung Chi Alumni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聖誕新年 喜樂和平

謹祝

「……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二：十四

校友會幹事會全人敬賀

沒有聖誕記憶的感言



吳瑞卿 (1975/ 歷史)

畢業近三十載，我離開崇基校園也有十五年了。不過，吾友皆知我心仍念著馬料水的黃金歲月。近年在報刊上我寫過一些有關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大學的教育傳統和崇基繼承宏揚的精神。人家知道我原來不是基督教徒的時候，很多人都有點驚訝。

小思（崇基中文系盧璋鑾老師）也不是基督徒，但常常參加崇基的週會，她最近在散文裏寫：「坐在（崇基禮拜堂）裏頭，卻自然充滿上達天聽的感覺。每一次，我抬起頭，看見山影天輝，滿心都有受到天恩祝福的喜悅。」我從來未和小思談過這方面的感受，想不到我們的觸感是如此相似。從讀書到工作，我在崇基的十多年，幾乎沒有一次缺席週會崇拜。如果有人說在崇基聽了這麼多年的講道，我也沒有歸信基督是遺憾，我會認為崇基更應自豪，因為她繼承了當年中國基督教大學的博大、開放、寬容，讓像我這樣的一個非基督徒也融入一家，披澤基督教的愛。

老編命題憶崇基的聖誕，這樣寫來我是文不對題了。可是由於不是基督徒，又長於七十年代初那只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校園裏連聖誕舞會都沒有的年頭，談到聖誕節，我找不到比平常日子更特別的記憶。不過，如果從聖誕談到崇基的基督教傳統，作為一個非教徒，我的感受卻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基督教，我唯一是在崇基接觸的。

到如今我還清楚記得第一次見到《聖經》和《四書》並排的印象。在新生輔導週裏，新生編組分別探訪老師，我的一組訪問的是副校長雷恩先生。在雷恩副校長的辦公室坐下來，我立刻就注意到書桌上豎著的《聖經》和《四書》；其後我又在另一位副校長芮陶庵那裏也見過。中學唸過中國近代史，當時

我滿腦子裝著西方列強侵略中國，西洋文化中國文化相衝突的粗淺印象，兩位「洋人」老師桌上翻得殘舊的《四書》，對我是一種新鮮的衝擊。以後每次唱校歌，我覺得特別能體會其中兩句：「中西結晶，增益文明。」

任何傳統和精神，其實都必須體驗在人的身上。我最難忘還有幾位充滿愛心，胸懷開放的校牧；唸書的時候有胡仲揚牧師，留校工作時有李景雄牧師和蘇以葆牧師。我唸過十幾年佛教學校，但我從不寄望來世；在崇基聽了十多年道，我也沒想過永生是怎樣的。這方面我比較現實，也可能就是我至今無宗教的原因。我敬佩宗教是一種追求和平的理想，濟世無類的關懷。和這幾位校牧的往還，我體會到無論是否教徒，在這裏都會得到關愛。談到態度開放，我對佛教的認識較深，李景雄牧師有空就和我討論佛教問題。後來我寫過一篇關於佛教在中國如何從原始教義轉化到濟世思想的文章，李牧師給我拿去刊在基督教的期刊裏。

在八十年代初中國剛開放的時候，我到河南旅行，見到鄭州火車站黑壓壓的都是身穿破衣蹲著在地上的，大概是外省來的貧民。守衛不但任意喝罵，為了趕他們走，甚至拳打腳踢，沒有半點人的情味。鄭州往洛陽路上，我見到許多精神病院，而我們碰到的中國人，都是木著臉毫無感情的樣子。那時我忽然有一個很強烈的奇怪念頭：這樣的一個世界，需要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牧師！可想而知我腦海中牧師的形象有多深刻。當然，這可能是事實的片面，但卻是我在崇基生活切身感受的反射。

我相信基督徒學生在崇基受教育和過生活會更幸福，更有收穫，但作為非基督徒，我認為我更能體會她的開放和包容，而無形之中受到感染。在崇基渡過了十多個聖誕節，我沒有參加過子夜崇拜，也沒有參加過報佳音，但我可以說，人生過半回首望，我慶幸曾被受崇基基督教精神的恩澤，開放無類，那是影響我一生的。

後記：《崇基校友》編委來約稿，母校有命，一口答應了，然後才知道題目是校友憶聖誕，悔不該心快口快。黃金歲月，在崇基的每一天都是我想念的日子，但怎樣過聖誕節卻也真的記不起來，只有顧左右而言他。朋友讀至此，當知老編還沒把我的稿子投籃，萬幸萬幸！既然此文見刊，小妹就借此向各位校友老友拜個早年，祝聖誕新年快樂！



一九八四



劉修妍 (1987/ 經濟)

若不是寫這篇稿，那年聖誕，早已被遺落在記憶中的一隅。

八四年十二月，擺放在崇基教堂外的馬槽與聖嬰景、迴蕩於崇基教堂內的歌聲與管風琴聲，為校園添上聖誕節特有的平安與溫馨。但這些佳節氣氛，我統統無暇細味，只顧與另外十二名傻瓜連夜躲在眾志堂二樓，共商應變大計。

按原定計劃，聖誕節前，崇基學生會新一屆幹事會應已選出，翌年元旦便正式接棒上任。然而，候選外副臨時退出，大夥兒亂了陣腳，聽某些閣員說，就連候選會長亦在重新考慮究竟值不值得花時間擔此大旗，整個內閣差點就此潰散。

擠在學生會所裏，我們衡量，到底選還是不選。畢竟，付上一年青春搞學生會，並不是鬧著玩的。議論過後，眾人選擇繼續上路。添了新血，匆匆重整隊形，重新擬定政綱與宣傳策略，準備迎接聖誕過後那押後了的諮詢大會與選舉週。

我這名在中小學階段皆屬乖乖女的人（起碼表面上如是），無論組織經驗或者人脈關係，均與「學生會」這三個字沾不上邊，卻跑去加入了崇基學生會候選內閣。原因？只源於我的失落與不滿。

高中初期，曾經抗拒念大學，抗拒那種「只有念大學才有前途」的觀念；至後來對中大產生好感，以自修生名義報考 Higher Level 中大入學試，然後被中大取錄，進了崇基，期間從書刊上、從早年大學生形象中，我對「大學生」、「大學生活」，日漸累積了一些美麗的憧憬。

然而，那些想像，卻叫我對眼前的大學生活感到更失望。在 O' camp 裡學到的那首《我的祖國》，原來在校園裡根本不會再唱；八三年英揆在北京跌了一跤，香港回歸成為事實，應喜？應悲？

游走於偌大的校園，不知方向、沒有立場，感覺只有納悶、疏離、挫敗與討厭。找同學參與或者幫助系會事務，經常得到的回應是這幾句：「Rational d 啦！呢 d cost 大過 benefit 既野，做黎做乜鬼丫！」

每逢政府 grant & loan 批出，我必定知道，因為身邊同學，總會第一時間嚷著大吃一頓、買這買那。我深覺氣憤，政府花錢讓你念大學，你卻拿來吃喝玩樂，為甚麼納稅人要讓你先富起來？

崇基週會，你若然覺得浪費時間大可以不必出席，若生怕缺席太多影響升班，你也有權選擇人在心不在。你更加可以向院方爭取，爭取學生有權選擇不上週會、爭取修改週會內容，幹嗎要找人冒充簽到耍這種三流手段？

這就是大學生？

但回頭看看自己，我自己又如何？我不滿同學冒簽出席、不滿同學拿著 grant & loan 吃喝玩樂，我有直斥其非嗎？我沒有。我有寫上大字報表達我的不滿、要求同學正視問題嗎？也沒有。

我問自己，為甚麼我沒有這種勇氣？為甚麼我不敢說出我認為對的事。大學生，談甚麼獨立思考、社會批判、社會承擔。呀，多麼遙遠！

大學生這個身份，我到底要怎樣做、要有甚麼貢獻，才能配得上它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這個聖誕，在普天共頌的詩歌聲中，我這名門外漢，正要向著崇基學生會的門檻跨過去。學生會的路，會是一條怎麼樣的路？究竟怎樣走，我實在不曉得。

來年聖誕，歌聲依舊，我會變得如何？仍然失望迷惘，還是會尋找到心中那雲雀與彩虹的夢？

後記：謝謝所有當年在崇基學生會認識、陪伴我成長至今的眾多手足好友。



從落葉到聖誕鐘



楊國榮 (1990/ 哲學)

不知道打從哪時起，告訴我節日臨近的，總是百貨公司。在忙亂的工作裏，在舉頭但見牆壁的辦公室裏，每次被同事問到「今天幾號啦」都只落得個啞口無言。工作按星期的日子排列，生活於是就只知道有週，不知有日月。每年都是到屋苑商場掛起了月餅的宣傳，才知又到中秋。對我們這一輩人來說，所謂的一葉，已經不能再替星斗報訊。

多得溫室效應，我們這一代越發不知有春秋更替。已經是深秋了，街上的小妮子還在賣弄她們的小背心。秋冬的寒意，唯有到關起的窗戶裏，在巴士上，在火車上，在辦公室去找。所以說聖誕嘛，還是要等商場響起聖誕鐘聲，我們才會驚覺，我們距基督降生的日子又添一歲，距審判的日子，又近了一年。

我經常為我們這個時代感到惶惑。當萬聖節與鬼節再也分不清楚，當平安夜變成了失身夜，我看見一個信仰正在節節敗退。有人為此振臂歡呼，宣稱宗教的敗退就等於人的解放。而我，總是念念不忘我中學成績表上的八字校訓：「爾識真理，真理釋爾。」上帝和反上帝一起來解放我，我該跟誰走？

從我用上第一支豐盈修護的洗髮水開始，我就愛上了想當年的玩意。剛剛起了一個網站，想到該放一張自己的照片，居然不敢貼上近照。結果，找了一張留學時代，在大雪中的一幀清癯書生模樣的玉照。可不知道，那些日子，有甚麼值得留戀。

記得崇基的何宿，那時候，還是破舊的木門，用手可以搖開的門鎖，鐵框的窗，沒有冷氣，只有同房、鬼故事，和書，也許還有幾隻蚊子。何宿對面沒有新宿，只有一片矮叢林，何宿草地一直是談心的好地方。我修讀的科目幾乎總是沒有考試，都得寫學期論文，死線總是在聖誕之後。於是，學期授課終結了，就一個人坐在何草上面的窗前，看別人談心，經營我的哲學偉論。平安夜了，告訴我日子的，通常是其他宿舍報佳音的隊伍。我常常從上面叫將下去：聖誕快樂囉！下面叫，下來囉！我叫，咦你不是美玲是誰？下面叫，咦你是楊過？我

叫，是呀不下來啦衝死線啦！在一片寧靜幽暗的山坡上，一群年輕人呼叫著如火的率性，無憂無慮，不脫天真。

那是有許多理所當然的日子。我們當然是有成就的，戀愛當然要結婚，當然要尊師重道，當然不可濫交，當然文以載道。老師在大學修學指導課上說，有男女生在宿舍胡天胡帝，同學們都做出一副惡心的神情。然而，看看今日挑戰這些理所當然的人之中，當日許多就是和我同住在這個寧靜山坡的年輕人。我開始懷疑，我的理所當然，是否自始至終是個假象。

打從鐵路電氣化之後，這個山的生活就不再簡單了。在我們上課的時候，有些同學會溜到大埔打桌球。那些因為趕不到火車，於是坐下來論學問的日子，於我們一代，不過是個想像。隨著火車的坐位漸少，企位漸多，我們的效率與日俱增。離開了這個山頭，火車的運動可沒有終止，我們越來越善於為每個人的生活和工作打分數。手機攻佔了課室，投資取代了學問。我們漸漸遺忘了日月的升沉，忘了閒淡，忘了細膩。這一代釋放了慾望，去掉了禁錮，在流動的感覺裏尋找他們的滿足。我不很肯定這是不是幸福。而我，徘徊在上帝和反上帝的邀約之間，也不很肯定自己是否快樂。至於商場的鐘聲，依舊年年的響起，彷彿在告訴我，我們為甚麼還需要聖誕。

寫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六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歲月。八字校訓出於協和書院。



千里重聚在深秋

七三社工畢業三十年

二〇〇三年十月四日——那個下午的陽光是那麼猛烈，把每個人按捺已久的友情再次熾熱起來。西方不是有一句這樣的話嗎？

"When friends are together, it is always summer in the heart."

中大崇基學院社會學及社工系七三屆同學的重聚日正體驗了這句話的真諦——大夥兒都那麼情緒高漲、那麼熱情澎湃；有遠道從美國來港，早上下機、即於晚宴帶領謝飯祈禱的陳玉輝，有專程為此重聚日從加拿大愛民頓回來任司儀的梁景怡、從溫哥華回來的黎小蘭和陳秀珍，有從紐西蘭回來的白碧斯，和香港三十多位同學和家眷。我們也收到遠方田秀芳、袁煥森、關碧輝和蕭兆媛等摯友的祝賀。這一群在三十年前走過崇基校園同一條石徑，踩過相同落葉的同學，趁彼此的懸念還在，趕緊把未盡的話再講，未圓的夢重尋……

「縱使朱顏未改，能否情意如前？」在佈置得十分雅緻的崇基校友室中彼此細看，歲月不但沒有留痕在我們身上，最難得的是大夥兒仍保留著那份率性！一曲當年由陳肇君填詞，用粵曲唱出的「黎小蘭」由一群男同學引吭唱起來。唱到各人的名字時，心中的喜悅油然而生，畢竟，誰也沒有忘記過誰啊！



午膳在依山面海的大學賓館舉行，沒有誰會記得當日的食譜，只是大家都從心底裏回應著謝飯禱告中那兩句經文：「祢以恩典為年歲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飯後，崇基學院黃銘詩小姐悉心安排了一連串暢遊中大校園的程序。重訪崇基宿舍利那，華蓮堂「屈蛇」和明華堂、應林堂寄宿的日子頓然浮現腦際。來到荷花池，噴水池為我們飛舞，感謝母校這麼重視我們踏足校園這一個歷史時刻。

晚宴在崇基教職員聯誼會舉行，主禮嘉賓是中大崇基學院院長李沛良教授伉儷、嘉賓有崇基校友會陸炳泉會長、崇基學院社會工作系鄧廣樑系主任、張越華教授伉儷、莫邦豪教授、林孟秋教授、馬麗莊教授。此外也有崇基學院社會系吳伯弢博士伉儷、崇基學院黃銘詩小姐、中大社會系畢業同學會會長黃偉揚先生和中大社會系系會主席梁婉琮小姐。當晚新亞社會系七三年畢業的同學也來為我們助慶，他們是馮志堅、方競生、彭盛福、張家輝和鄭廣桓。為我們揭開序幕的司儀是二〇〇二年工商管理畢業的黃愷嫻（1973/社會學劉燕卿的掌上明珠）和梁景怡。二人準備充足，全情投入，帶動著整晚的氣氛。

依依之情拉不住分分秒秒，這一個重聚日完結了，但我們還是要再見面的。就如芥川龍之介在小說「去年的樹」中說：

樹對他的好朋友小鳥說：「再見！請明年再來唱歌給我聽。」

「好，請等我。」小鳥回應。

朱燕群 (1973/ 社工)

十月五日中午，有陽光，是一個清爽的深秋日子，我們在元朗大榮華酒家延續了昨日的重聚。我們又出席了，攜同另一半，攜同下一代。是因為那著名酒家的美食？是因為那不覺疲倦的喧鬧？還是很簡單很簡單的只是——想多看你們一眼？

當「廚神」韜韜（大榮華酒樓董事經理梁文韜）出現，同學們突然放下了過去三十年在工作崗位上的儀態，一下子變成追逐偶像的黃毛小子，搶過李永權轉讓的「廚神」食經，乖乖的排隊簽名、拍照。在社會中奮鬥三十年，到今天還我真性情。

你沒有來嗎？我們肯定在口沒遮攔地暢談「是非」的時候有提到你。看看當日的照片吧，你還認得我嗎？

洪少棠 (1973/ 社會學)



此次重聚得以成功，實有賴我等好友李永權、劉燕卿、陳碧橋、洪少棠、李麗雲辛勞和努力，以及崇基院務室大力支持，謹此致謝。

基礎在育才

一切從教育做起。什麼政府，決定於什麼人民；什麼人民，產生於什麼教育。有「同出一源」、「眾人平等」的教育，才有「民主」、「人權」；有「不欺神明」、「實事求是」的教育，才有「科學」、「法制」。未來的社會棟樑，就在敢於求真、勇於向善、靈於賞美的莘莘學子。

當海山勝境

賞美，從校園開始。感謝當日先賢，替崇基選址。吐露海的波光激，^灑馬鞍山的煙雨層巒、仰望似錦雲霞，近觀賁華草木，誰能不讚歎造物的神奇偉大？誰不想化干戈為玉帛、共存共榮於這個天地主宰給我們的世界？

有懷胞與

我們共同建設世界，要讓努力過的人「老者安之」，要使協力中的人「朋友信之」，就要對成長中的人「少者懷之」——教之育之、輔之導之，使大家真的認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互相尊重、友愛！

陶鑄人群

還是歸本於教育。成不成器？成為什麼樣的器？決定於陶工的手、澆鑄的模範。人是理性的動物，天賦理性，使我們懂得擇善而從；人，也是社會的動物，只有在「親民」之中，我們才可以「明德」，才可以榮神益人，「朝著標竿直跑」，踐行「止於至善」的崇基校訓。

二〇〇三年十月廿二日於澳洲悉尼



崇基金禧雕塑「五十飛翔」於校慶日正式揭幕，主禮嘉賓為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教授（右二）、崇基校董會主席郭志樑先生（左二）、崇基院長李沛良教授（右一）及崇基校友會會長陸炳泉先生（左一）。該雕塑乃根據陳琨萍同學（新傳三）金禧年原設計而成，由教職員、校友及各方友好捐建，現立於行政樓側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教授（中）、崇基校董會主席郭志樑先生（左）及崇基院長李沛良教授（右）為原崇基牌樓對聯石柱剪綵。母校藉今年校慶將年前拆建之入口牌樓遷至未圓湖畔，由建築系顧大慶教授設計。刻於其上之對聯乃迎新營新生必答題，亦為吾等「為學與做人」之本，崇基人深思之





崇高惟博愛本天地立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

崇基門聯試釋

陳耀南（一九六二 中文）

門樓牌坊，是出入必經；匾額楹聯，是觀瞻所繫。矗立在大埔道的崇基入口牌樓，那副著名的對聯，幾十年來，吸引了無數道旁過者，更不知感召了幾許崇基師生。原來牌樓建於一九五九，正是筆者念二二年級之間。為改善路面安全情況，年前拆卸，按原貌擴大重建，至於原有對聯：

崇高惟博愛，本天地立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
基礎在育才，當海山勝境，有懷胞與，陶鑄人群。

三十六個字，不只刻在石柱，而且永遠銘鑄在懷念崇基者的心版，所以保留另豎在嶺南運動場東側未圓湖畔。

節奏則鏗鏘跌宕，立意則雅正淵懿，氣象則博大雍容。題款，是建立牌樓時的院長凌博士道揚：實際撰文，據筆者在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歸時一次崇基校友的團聚宴上，從與鄰座的世界級數學大師、崇基校友丘成桐教授閒談中得知，是他的尊翁、當年經濟學講師、丘鎮英老師。對聯涵義，試釋如下：

崇高惟博愛

人望高處，所以我們翹首雲天、向山舉目。「崇」，從「山」，「宗聲」，更有「以山為宗」之意，「高山仰止」，不過，最高的、最值得崇奉的，原來是山的創造者。山河大地的創造主宰，超乎萬有之上，而又貫乎眾人之間，也住在各人心內，呼召大家：要化解冤仇、忘懷畛域，去愛。

崇基創校之時，正值世界二戰仇恨之後，繼之的冷戰仇恨；中國人更在浴血抗戰方完，又立即流血內戰。於是，「南天海隔，四方人士，同興此學府」，崇奉基督，要化恨為愛。

本天地立心

學府的精神何在？甚麼是辦學者、來學者的心？

宋儒張載《西銘》，號召「為天地立心」。中國自古以「人」為「天地之心」，因為天地因人而有意義。要考索的是：人與天地何從而來？為甚麼人除了動物自然之性以外，還有橫渠先生所謂「民胞物與」之愛？

無間東西

「愛」可貴在「博」，也就是中山先生最喜歡書以贈人的、《禮運大同》篇的「天下為公」。東洋西海，心同理同，並非如某些人所謂「永不相接」。大地是轉動的圓球，東與西不斷互換。在互相了解、欣賞、尊重的基礎上，萬國萬民，才可以容讓、合作。

溝通學術

合作在文化心靈的相契相通，思想技能的短長互補。學貴專精，也貴通博，尤其貴有交流，然後能夠融會貫通，集思廣益。

喜氣洋洋

崇基手足情 五二展豐盛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始創於一九五一年十月，每年十月下旬，院方均會展開一連串的精彩校慶活動，校內二千多名學生都熱烈參與。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為校慶學生節，是同學們「自己的日子」，熱鬧繽紛，創意無限。



拋呀拋……寫著5.2的彩色大球在同學手上轉了一圈，校慶學生節正式開始。頭炮配音比賽也在教堂拉開序幕！
搞笑指數：★★★★★★



「咗..」院長一出手，鑼聲驟響，拉開千人宴序幕！



野外定向是近年新興的校慶項目之一，在一片氣球爆破聲中開始！



眾女將蓄勢待發，準備在環校跑一較高下

繽紛校友日



胡秀英教授教誨了不知道多少代崇基人。各校友當然不會錯過在校友日回來，向胡教授請安，親聆教益的機會

十一月一日星期六，風和日麗，是個辦喜事的好日子，一百一十多位校友齊集崇基校園，緬懷過往的快樂時光之餘，也為崇基今日的發展歡欣鼓舞。

下午時分，校友會眾幹事在嶺南場設下競技遊戲考驗校友們一家大小的合作精神；如詩如畫的未園湖畔留下校友的足印，介紹日新月異天文科技常識的科普中心令崇基人自豪感油然而生。傍晚，院長李沛良教授在校友室設下茶點，讓眾校友來個小敘。

晚宴是校友日的高潮

所在。校友會年輕

幹事們極盡「扮嘢」之能事，上演崇基守護神大門到崇基偷取寶物的「騎哩二怪」；結果當然是邪不能勝正。到底「騎哩二怪」為何會受到感化，去養德池餵鴨？校友們參與這一部份遊戲的改編環節，笑聲不絕，眾人又回到了青蔥無忌的學生時代。



崇基守護神「小崇崇」和「小基基」（戴高帽者）為保護崇基寶物，與「騎哩二怪」決戰！

劇社再創佳績

崇基劇社十一月十三日晚在邵逸夫堂的舞台上再一次表現他們的實力。繼過往三年奪得中大四院劇賽最高榮譽——最佳演出大獎，今年崇劇再度蟬聯；以文革為背景的《剪畫中翱翔》脫穎而出，除最佳演出大獎外，亦獲得後台英雄獎。此外，編劇鄭穎茵同學（中文二）奪得優異創作劇本獎，李蕙玲（神學一）及楊善如同學（醫學二）囊括了三個優異演員獎的其中二個。

山水傳情

母校行政樓落成，靳杰強校友（1966/物理），特繪畫山水慶賀。靳校友一九七五年獲美國馬利蘭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二〇〇三年十月退休前，任美國Joycor高級科學家，工作繁重，惟公餘不忘畫事。

靳校友今年送贈母校之畫作為《激流 四十三》（高305公分，闊244公分），連同公元二千年金禧校慶贈與母校之巨幅《尼亞加拉 九》，於校慶週內由崇基學院藝術促進委員會顧問吳繼遠先生（1968/中文）、崇基學院校友會會長陸炳泉先生、崇基學院院長李沛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何文匯教授及崇基學院藝術促進委員會主席鍾財文教授主禮剪綵，現分別懸掛於崇基學院行政樓三樓啟真道室及大堂，為崇基行政樓生色不少。

靳校友讀中學時，即師從多位名師習國畫、書法、篆刻藝術，自六十年代中期起在香港、台灣、美國舉行過個展以及聯展凡七八十次。其作品為香港藝術館、美國政府、美國金融基金會及美國科學促進會等機構所收藏。



靳杰強博士及其畫作《激流 四十三》

崇基仁人 回饋母校

十月三十一日，母校在禮拜堂舉行校慶感恩崇拜，十分榮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教授擔任主講嘉賓。除教職員學生外，不少校友亦專程回來，同頌恩賜。

校董宋常康先生、羅富昌校友、單偉豹校友、李沛良院長伉儷均於崇拜中捐出獎學金，培育新一代崇基人。



校董宋常康先生捐款港幣二十萬元成立「創意獎勵計劃」



羅富昌校友(1970/地理)捐款港幣三十萬元改善校園環境



單偉豹校友(1971/物理)捐款港幣二十萬元，因未克出席，由校友會會長陸炳泉先生代表致送



李沛良院長及夫人彭鑿酒校友(1969/經管)捐贈獎學金

天涯若比鄰

胡暢娛校友(1963/中文)現居美國，與母校隔絕音訊數十年，不久前，透過電郵與陳元廣校友(1967/經濟)及院務室取得聯絡，大有「遊子歸家」之感，而崇基在校慶月得重迎親人歸來，更是喜上加喜。如果你知道「失散」校友的消息，請通知：中大崇基學院院務室黃銘詩校友(電話：852-2609 6449 / 電郵：chungchi@alumni.edu.hk)。

林瑞馨校友(1968/動物學)於本年九月二十六日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成就獎」。林校友憑著對教學的熱誠，三十多年來站在教育最前線的崗位，秉持崇高的教學理想，深受學生愛戴。前此她也曾分別於二〇〇一年經同事推薦獲《傑出教師專業表現證書》，二〇〇二年獲《海華師鐸獎》，現為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校長。

劉燕卿校友(1973/社會學)於本年十一月晉升為消費者委員會副總幹事，劉燕卿於一九七四年加入消委會工作，至今二十九年，升職前為該會研究及普查部首席主任。

崇基學長恆以學弟妹為念。**劉漢鵬校友(1970/化學)**十一月底從美國回港，趁機與其網上學弟學妹**李文亮(醫學五)**和**司徒美芬(工管三)**見面，並一同遠足及共晉午餐。此外，**靳杰強校友(1966/物理)**校慶回港期間，也與其網上學妹**譚健敏(2002/英文)**及**曾彩霞(2003/生物)**相聚，言談甚歡。

馬來西亞姊妹**官德美(1968/社工)**及**官德麗(1970/史地)**學成回國後，事業各有所成。德美於砂勝越古晉一房產展公司任經理，德麗則為當地一電器配電盤設計及製造執行董事。

崇基學院校園生活委員會將舉行「週五奕聚」，於教學期內逢週五下午五時十五分於崇基學院行政樓地下校友室舉辦圍棋聚會。旨在以棋會友，歡迎校友、教職員及其家屬參加。同時，委員會將於下學期初舉辦圍棋入門班，由應屆(2003年)香港業餘圍棋公開大賽公開組冠軍**黃超同學(經濟三)**出任導師。查詢詳情，請聯絡崇基院務室侯小姐(電話：2609 8140)。

吾師吾友



何輝錐教授(一九三四—二〇〇三)

何輝錐教授一九五五年獲獎學金從星加坡來港入讀崇基，畢業赴美深造後，一直留母校任教，至九五年退休，其間曾任社工系系主任，並兼任院務委員二十多年。

在崇基近半世紀，正如校牧伍渭文牧師所說：「以前的學生成了他的朋友；以前的同事，退休至今七年多，仍然是他的朋友，不因工作、權力關係，坦蕩蕩地相互伴隨，無拘束地談古說今，實屬難得。」

我們的朋友

邱可珍(1967/ 社工)

一九六六年我在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唸社工系三年級，修讀何輝錐先生任教的「小組工作」，那時並不知道我們是他的首批學生，自然更不知道他是「新丁」。

只記得他的粵語發音很彘扭，不久知道他是星加坡人，於是我們建議：「不如你說英語或普通話罷。」但他總是堅持用粵語講授，我們常常拿他的口音來開玩笑，他也不以為忤。也許正是因為這份「堅持」，後來他的粵語「突飛猛進」。

畢業後再跟他會面是一九七二年，那時他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轄下國際社會福利聯會委員會的主席，帶領我們一群香港代表赴荷蘭出席一項福利會議，隨團的還有也曾在崇基任教、後來成了他摯友的許賢發先生。

會議後我們多留幾天觀光，有天他叫我去逛街，我當然樂於奉陪。他說的逛街原來是四處去找一個會蹦蹦跳的小動物玩具，給他和師母 Lily 那一歲多的女兒，我怎樣也想不到他原來是一名「慈父」。因為當時對他認識不深，從朋友描述得來的印象，以為他愛四處玩樂，不是位「家庭型」的男士，豈料他表裏原來不一致。

後來稔熟了，發覺每次提到他的女兒 Josephine，不論有關念書或工作，他總是眉開眼笑。女兒一直是他的「心肝寶貝」。

八〇年代末期，有段日子我常常回中大擔任專題演講，對象是何先生教的高年級學生，專門介紹當時一些比較獨特的服務。這份差事讓我有機會反思有關服務的概念、工作手法和功效，間接令自己得益良多。

我們一群老友愛喚他 Harold 或稱他作「教授」，有時一起吃飯，有時一起出外作短程旅遊，他永遠談笑風生，也常是我們的取笑對象，取笑他的投資之道，取笑他的人生哲學，是眾人的開心果。

Harold 發病，我是最早知道的人之一。他患病這兩年，我們一群好友仍然經常跟他在外面吃飯。即使後來他行動緩慢，出入需要人攙扶，總沒聽他哼過半句，而且仍然整天笑嘻嘻，好像沒有病似的。

在他住進醫院和療養院期間，每次前往探望，他都是咧嘴而笑，最愛說的話是：「下個月去哪裏吃飯？我作東。」最後那一週，去探望他時他的眼睛不大睜得開，但當握著他的手告訴他誰站在他跟前時，他又展開笑容。

我們的朋友 Harold 今天已經睡在天父的懷裡，我相信他仍然一臉笑嘻嘻，但願他不要太調皮，給天父麻煩。



我跟Harold於一九六八年共事於崇基社工系，但友誼的萌芽及發展卻始於七十年代末期。當時我任社會服務聯會總幹事，他出任社聯海外國際福利會議委員會委員及主席。前後約十年，Harold經常帶領同工參加國際會議，我們常有機會接觸，討論議題，分享感受。

七十年代末，香港社會福利正值起飛，與外地的交流啟發了業界不少新思維，如家庭服務的輔導工作，及以啟發青年人思想為目標的青年工作。憑著海外經驗，加上本地數據的支持，社會福利服務多個工作範疇都取得突破。何輝錐性格開放，願意接納別人，讓與他相處的人都感到自在，是與各方斡旋、爭取資源的潤滑劑，成為締造那段面向世界的歷史之骨幹。

輕鬆及自在是每個曾跟Harold交往的人的感受；難得的是，在他彌留時仍保持著這份自在，讓大家知道他已安息於主旁，叫朋友放心。

許賢發(前社會服務聯會總幹事)

何輝錐先生助人不遺餘力。八〇年代初，大學准許教職員將房屋津貼轉為置業抵押還款用，我參加了該計劃，由於當時出任學院院長，我根本沒有時間到處去「看樓」，何輝錐先生知道了，堅定地對我說：「沒有問題，包在我身上，我來給你找。」他走遍港九新界各處，每隔兩三天便拿出筆記本，詳細地給我做一次「報告」，加以分析。終於有一日，他在電話中以喜悅的口吻對我說：「我找到了，保證你滿意。」果如其所言，我們全家都喜歡。就這樣，我把房子買下來了，住到如今。

打從崇基學生時代認識何輝錐先生開始，至今幾達半個世紀，他赤子之心始終未變。今年九月中我離港往美國前，曾去探望他，還相約農曆新年回來和他吃一頓他最喜歡的乾炒牛河。該情該景，歷歷在目，想不到，卻變成了最後一面。我心痛之處，難以形容。

傅元國(1957/ 經管、前中大崇基學院院長)

一九七六年，我剛入中大社工系任導師，何輝錐先生便向我提出了幾個忠告：(一) 必須完成博士學位；(二) 多做研究；(三) 多發表論文，尤其在國際期刊；(四) 多參與機構工作。正是這番話讓我不有於穩定的教職而一直進修，及積極參與社福界的工作。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四件事是任何一個社工學者也知曉的。但是，當時何教授是系內高層，他不吝分享經驗，鼓勵我們這些後學，足見先生何等胸懷。

莫邦豪(中大崇基學院社工系教授)



我們的一屆連我在內有十個反斗星(八位崇基、二位聯合)主修 Harold 總負責的「小組工作」，和 Harold 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們上課從來沒有壓力，時而在崇基的草地、時而在尖沙咀的中大市區中心上課，總是笑聲不絕，正正是實踐了「小組工作」的理論--即是講求促進小組成員的互信和合作；在輕鬆中學習，我們開了竅而不自覺。

畢業後，我一直和Harold在不同的委員會共事。一班饞嘴的朋友又定期聚會，他總有說不完的社工界發展史和逸事。

Harold, 三十多年無拘束的交往，回想起來，驚覺您深層的功力，您經常掛在口邊的「何必太緊張，盡了能力就可以」反映您豁達的性格。恩師，您的勤勉，我會緊記。

黃穗 (1968/ 社工)

Harold, 多謝您一直鼓勵我唸社工。我兩次嘗試踏入社工學系的門檻，您都是接見我的甄選委員，確是緣份。雖然，我最終也沒有唸社工專業學位，卻在社工行頭馱了近三十年。在我任職機構和工作中，還是少不了您的一份關心和支助，無言感激，更懷念我們笑談共嗜之樂。

麥洛新(1971/ 社會學)

我一九六四年認識何輝錐老師，後來他教我小組工作及社區組織。當年學生人數少，師生關係親密，大家亦師亦友，我們通常只直稱他 Harold。與 Harold 相處近四十年，我的整體感覺是：愉快、自在、舒服。

印象中的Harold，興趣廣泛，好動樂群，關心學生。他離開前三星期，我和幾位同學到寧養院探望他，他仍殷殷垂詢各人及其子女的近況。他愛吃、愛說笑，師生或朋友聚會時，有他在就罕見冷場，他走了我們若有所失，很懷念他。

Harold 為人豁達，從不忌談生死。他熱愛生命，最會從與人相處之中尋找樂趣，在世上的日子他已樂如在天，今日既已在天上，他一定在主懷裡樂透了。

楊懷曾(1968/ 社工)

以「親切」來形容何輝錐教授最合適不過。三四年級時，我是中大社工系會會長。那時，有個聯校爭取社工專業地位的運動，所以，不時需要向Harold請教。他從不以權威自居，只悉心提點，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我從事社區工作二十年，何輝錐老師的教導今天還記憶猶新：權威解決不了問題；社區是動態的，必須不時評估，「見招拆招」，讓居民參與。老師，學生永懷教益。

顧振華(1980/ 社工)

何輝錐老師當年教授我屆同學「社區工作」，他給我最深印象的一課是他說：「很多事情並不複雜，因此，作為社區工作者，千萬不要將簡單的事情複雜化。」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社工生涯，老師的嘉言雋語，一直指導着我待人處事。

方長發(1981/ 社工)

中大社工系正籌募何輝錐先生紀念基金，查詢捐款詳情，請與社工系聯絡。電話：(852) 2609 7558



學長計劃晚宴

賢師勝友笑語人生

江燕妮 (2001/ 新傳)

轉眼間，學院及崇基校友會合辦的學長計劃已經「五歲」了，它以「五歲」之齡孕育了數百段薪火相傳的關係，多達一百四十位學長和六百五十八位同學因它而走在一起，實在令人欣喜。

十月七日，金鐘力寶軒筵開十七席。不同年代的嘉賓，與正值青蔥歲月的小伙子、小妮子，懷著同樣激動的心情，高昂地唱出大家既熟悉又懷念的崇基校歌。席間，只見一向活躍好動的初生犢，變得乖巧聽教，耐心地傾聽學長細說人生；而歷練豐富，日理萬機，在社會上各有不同崗位的學長們，都放下平日嚴肅的一面，暢快地與學弟妹談天說地，與多年不見的同窗、室友們交換近況，細數當年趣事，不亦樂乎！

學弟妹之樂、學長之樂和宴會之樂合奏出代表著崇基情誼的樂章。資深傳媒人張正甫師兄(1963/ 史地)當了四年學長，「旗下」學弟妹人數逐年增加，他由從前以私家車接載學弟妹參加活動，發展到以七人車接載，再「發達」到須放棄開車，徒步與逾十名學弟妹出外相聚。他說：「崇基人這種關係非常珍貴，是一輩子的。」



「祝願薪火相傳！」校董會主席郭志樑先生(右二)、院長李沛良教授(右一)、校友會會長陸炳泉先生(左二)、學長計劃委員會主席麥世耀先生(左一)為晚宴祝酒

院長李沛良教授也「稱讚」這位五歲大的「功臣」：「學長計劃對全人教育十分重要，它讓各位老同學、老校友返來崇基，齊心合力培育新一代精英。」院長強調，學長計劃可以發揚書院精神，令香港中文大學的書院制發揮得更好，從而令中大成為一所更使人羨慕的大學。學長計劃肩負這神聖任務，任重而道遠！



麥世耀(1967/ 英文)與眾學妹談古說今，右二為學妹劉嘉莉(社會三)

宏亮的校歌聲揭開晚會序幕



崇基校友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友會

編輯委員：鄭健娜 (1968/ 社工)、陳碧儀 (1990/ 工管)、湯穎殷 (1998/ 工管)、吳克勤 (2000/ 中文)、林金輝 (2000/ 政政)、鍾啟然 (2000/ 翻譯)、江燕妮 (2001/ 新傳)

特約記者：陸鳳萍 (1987/ 社工)

聯絡統籌：黃銘詩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務室)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行政樓

電話：(852) 2609 6449

傳真：(852) 2603 5440

電郵：chungchi@alumni.cuhk.edu.hk

設計承印：思捷概念 (2897 6270)

版權所有© 二〇〇三年

